



資治通鑑綱目第二 起丙午 盡戊戌 魏安王四年 凡

五十二年

秦昭襄王五十二年 楚考烈王十八年 燕孝王三年 魏安王二十二年 趙孝成王十一年 韓桓惠王十八年 齊王建十年 凡七國

秦丞相范雎免

秦河東守王稽坐與諸侯通棄市 王臨朝而數應侯請其故王曰武

以憂應侯懼不知所出燕客蔡澤聞之西入秦先使人宣 言於應侯曰秦澤見王必奪君位應侯召澤讓之澤曰吁 君何見之晚也夫四時之序成功者去商君吳起大夫 何足顧與應侯諍曰向為不可君子有殺身以成名死無 所恨澤曰身名俱全者上也名可法而身死者次也三子 之可願孰與閔天周公哉語曰日中則移月滿則虧進退 贏縮與時變化今君忠已讎而德已報意欲至矣而無變 計竊為君危之應侯曰善遂薦澤於王 因謝病免王悅澤計以為相數月免

蘭陵令

荀况 荀况為蘭陵令荀况嘗與臨武 君論兵於趙孝成王前王曰請問兵要對曰

楚以荀况為

魯于宮而取其地

秦五十二趙九燕三齊元魏二
秦伐魏取吳城

韓王入朝於秦。魏舉國聽令於秦。

秦五十四楚十燕二魏一
秦王郊見上帝於雍

楚遷于鉅陽

秦五十五楚十一燕三魏二
魏人殺衛君而立

其弟

秦五十六楚十二燕四魏三
秋秦王稷薨太子

柱立韓王衰經入弔祠。燕伐趙趙敗之

遂圍燕

與人通關約交使者報而攻之不祥師必無功王不聽自
將篇軍隨之將渠引王之綬王以足蹴之將渠泣曰臣非
自為為上也王不聽遂行趙使廉頗擊之敗其兩軍逐北
五百里遂圍燕燕人請和趙人曰必令將渠處和燕王以
將渠為相而處
和趙師乃解
趙公子勝卒

秦孝文王柱元楚十一燕五魏二
冬十月秦王薨

子楚立
陽夫人為華陽太后燕伐齊

拔聊城齊伐取之

攻之歲餘不下魯仲連乃為書約之矢以射城中遺燕將
曰為公計者不歸燕則歸齊今獨守孤城齊兵日益而燕
救不至將何為乎燕將見書泣三日猶豫不能決遂自殺

聊城亂田單克之歸言仲連於齊王欲爵之仲連逃之海
上曰吾與富貴而諛於人寧貧賤而輕世肆志焉魏王問

天下之高士於子順子順曰世無其人也抑可以為次其
魯仲連乎

秦莊襄王楚元楚十四燕六魏二
十八趙十七韓二十一齊十六年
秦以呂不韋為

相國封文信侯。秦滅東周遷其君於陽

人聚。東周君與諸侯謀伐秦王使相國帥師滅之遷東周君於陽人聚周遂不祀周比正凡有七邑秦

伐韓取滎陽成臯置三川郡。楚滅魯遷

其君於下為家人。是為頃公

秦二楚十五燕七魏二十九
趙十八韓二十一齊十七年
日食。秦伐趙定太

原取二十七城。楚黃歇徙封於吳。春申君

王曰淮北邊於齊其事急請以為郡而封於

東許之春申君因城故吳墟而居之宮室極成

秦三楚十六燕八魏三十趙
十九韓二十六齊十八年
秦悉拔上黨諸城置

太原郡。秦伐魏魏公子無忌率五國之

師敗之追至函谷而還。蒙驁伐魏取高都及魏王

君不肯還其客毛公薛公見曰公子所以重於諸侯者徒

以魏也今魏急而公子不恤一旦秦克大梁夷先王之宗

廟公子當何面目立天下乎語未卒信陵君色變趣駕還

魏魏王持信陵君而泣以為上將軍求援於諸侯諸侯聞

之皆遣兵救魏信陵君遂率五國之師敗蒙驁於河外追

至函谷關而還。安陵人縮高之子仕於秦守管信陵君

攻之不下使人召高將以為五大夫執節尉而使攻管高

對曰父攻子守人之笑也見臣而下是倍主也父教子倍

亦非君之所喜敢辭信陵君怒使請安陵君生東縮高而

致之不然無忌將率十萬之師以造城下安陵君曰吾先

君成侯受詔襄王以守此城也手受太府之憲其曰吾先

子弒父臣弒君有常不赦國雖大赦降城亡子不得與焉

今縮高辭大位以全父子之義而君曰必生致之是使我

負襄王之詔而廢太府之憲也縮高聞之曰信陵君為

悍益而自用此辭反必為國禍吾已全已無違人臣之義

矣豈可使吾君有魏患乎乃之使者舍刎頸而死信陵君

聞之縞素辟舍而遣使謝安陵君

五月秦王薨子政立。政生十

二年矣

國事皆委於文信侯穰侯仲父胡氏曰孝

文莊襄二王之死蓋皆不辜之所為也
秦王政元燕二十七齊十九魏三十
秦鑿涇水為渠

秦使無東伐乃使水工鄭國為間於秦鑿涇水自仲山
為渠並北山東注洛中作而覺欲殺之國曰臣為韓延壽

之命然渠成亦秦萬世之利也乃使卒為之注填閼之
水既焉國之地四萬餘頃收皆畝一鐘由是秦益富饒

秦二十韓二十八齊二十二年趙
趙王薨廉頗奔魏

趙使廉頗伐魏取繁陽孝成王薨悼襄王立使樂乘代頗
頗怒攻之遂出奔魏魏不能用趙師數困王復思之使視

頗尚可用否頗之出郭開多與使者金令毀之頗見使者
一飯斗米肉十斤被甲上馬以示可用使者還報曰廉將

軍老尚善飯然與臣坐頃之三遺矢矣王遂不召楚
人迎之頗一為楚將無功曰我思用趙人遂卒於楚

秦三楚十九燕十一魏二十三趙悼
秦大饑秦伐
韓取十二城○趙李牧伐燕取武遂方城

李牧者趙北邊之良將也嘗居代鴈門備匈奴以便百置
吏市租皆輸莫府為士卒費日擊數牛饗士習騎射謹烽

火多間謀為約曰匈奴入盜則急收保有敢捕虜者斬如
是數歲無所亡失匈奴皆以為怯錯捕邊兵亦以為吾將

怯趙王使人讓之牧如故王怒使人代之屢出戰不利邊
不得田高王復請李牧牧稱病不出王彊起之牧曰必用

臣臣如前乃敢奉命王許之牧至邊如約匈奴數歲無所
得終以為怯士口得賞賜而不用皆頗一戰乃選車騎習

戰大縱畜牧人民滿野匈奴小入伐比以數十人委之單
于聞之大率眾入牧乃多為奇陳張左右翼擊之大破殺

匈奴十餘萬騎滅澹澹破東胡降林胡單于奔走十餘歲
不敢近趙邊先是時天下冠帶之國七而秦趙燕邊於東

狄諸戎亦各分散自有君長莫能相一其後義渠築城郭
以自守而秦滅之始於隴西北地上郡築長城以拒胡胡

破林胡樓煩築長城自代並陰山下至高關為塞而置雲
中鴈門代郡燕破東胡却地千里亦築長城自造陽至襄

平置上谷漁陽右北平遼東魏公子無忌卒秦既
郡及戰國之末而匈奴始大魏公子無忌卒秦既

河外使人行萬金以間信陵君求得晉鄙客令說魏王曰
公子二在外十年矣今復為將諸侯皆屬天下徒聞信陵

若不聞魏王矣秦王又數使人賀信陵君得為魏王未也魏王信之使人代將於是信陵君謝病不朝日夜以酒色自娛四歲而卒韓王往弔其子榮之以告子順子順曰信鄰國君弔君為之主今君不命子則子無所受韓王矣其子辭

庚申

秦四楚二十燕十一魏二十一年春秦伐魏取鳴有詭

己未

秋七月秦蝗疫人令民納粟拜爵

庚申

秦五楚二十一燕十二魏景閔王秦伐魏取二十

庚申

城置東郡

庚申

秦六楚二十二燕十四魏二楚趙魏韓衛合從以

庚申

伐秦至函谷皆敗走

庚申

楚遷于壽春

庚申

秦善楚二十一年不攻者踰阻阨而攻楚不便假道兩周皆

庚申

拔魏朝歌及衛濮陽衛徙居野王

庚申

秦伐魏取汲

庚申

秦伐魏取汲

庚申

魏與趙鄴

庚申

秦伐魏取垣蒲夏

庚申

四月秦大寒民有凍死者秦王冠帶劍

庚申

秦伐魏取衍氏秋九月秦嫪毐作亂

庚申

伏誅夷三族秦王遷其太后於雍

庚申

時時與文信侯私通王益壯文信侯恐事覺及禍乃以太

大於毒至是有告毒實非官者王下吏治毒毒懼矯王御
聖發兵為亂王使相國昌平君昌文君攻之毒戰敗走獲
之夷二疾遷太后於雍貧陽宮殺其二子下令敢諫者死
諫而死者二十七人斷其四支積之闕下齊客不焦請諫
王大怒按劔而坐口正沫出趣召鑊欲烹之焦徐行至前
再拜謁起稱曰臣聞有生者不諱死有國者不諱亡諱死
自不可得生諱亡者不可以得存死生存亡聖主所欲
急聞也陛下欲聞之乎王曰何謂也焦曰陛下有狂悖之
行不自知邪車裂假父囊撲二弟遷母於雍殘戮諫士桀
紂之行不至於是矣今天下聞之盡瓦解無繼秦者臣竊
為陛下危之臣言已矣乃解衣伏質王下殿手接之楚
爵以上卿自駕虛左方迎太后歸復為母子如初

王完薨盜殺黃歇

楚考烈王無子春申君求婦人

李園進其妹於春申君既有娠園使妹說春申君曰楚王
無子即百歲後將更立兄弟彼亦各貴其故所親君又安
得常保此寵乎且君貴用事又多失禮於王之兄弟兄弟
立禍且及身矣今妾有娠而人莫知誠以君之重進妾於
王賴天而有男則是君之子為王也楚國可盡得孰與身
臨不測之禍哉春申君乃出之謹舍而言諸王王召幸之

遂生男立為太子園妹為后園亦貴用事忠春申君州其
語陰養死士欲殺春申君以滅口國人頗有知之者王病
朱英謂春申君曰李園君之仇也不為兵而養死士之日
久矣王薨必先入據權殺君以滅口君若置臣郎中王薨
園入臣為君殺之春申君曰園弱人也僕又善之目何至
此英知言不用懼而亡去後十七日王薨園果先入伏死
滅其家太子立是為幽王

秦十楚幽王悍元燕十八魏
六趙八韓二齊二十八秦相國呂不

韋以罪免出就國 秦王以不韋奉先王
功大不忍誅免就國 秦大索

逐客各卿李斯上書召復故官遂除其令

秦宗室大臣議曰諸侯人來仕者皆為其主遊間耳請一
切逐之於是大索逐客客卿楚人李斯亦在逐中行且上
書曰昔穆公取由余於戎得百里奚於宛迎蹇叔於宋求
不豹公孫夏於晉并國二十遂霸西戎孝公用商鞅諸侯
親服至今治疆惠士用張儀散六國從使之事秦昭王得
范離疆公室村公門由此觀之客何負於秦哉今乃不問

取九城○趙王偃薨

子遷立其母倡也嬖於悼襄王王廢嫡子嘉而立之遷素

秦十一楚二燕十九魏七趙九韓三齊二十九

趙伐燕取狸陽秦伐趙

齊趙入秦置酒
隨其後數年之中卒兼天下
其君臣之計然後使良將將兵
辯士齎金玉遊說諸侯得遺結其名士不可下者刺之雖
不讓士壤故能成其大江河不擇細流故能就其深王者
王圖之王乃召李斯復其官除逐客之令卒用斯謀陰遣
辯士齎金玉遊說諸侯得遺結其名士不可下者刺之雖
隨其後數年之中卒兼天下
其君臣之計然後使良將將兵
辯士齎金玉遊說諸侯得遺結其名士不可下者刺之雖

以無行
聞於國

秦十一楚二燕二十魏八趙九韓三齊二十九

秦呂不韋徙蜀自殺

不韋就國歲餘諸侯使者請之相與于道王以其為變賜
不韋書曰君何功於秦封河南十萬戶何親於秦號稱仲
父其後處蜀不自六月不雨至于八月○秦助
秦恐謀飲歐死

魏伐楚

秦十二楚四燕二十一魏九趙二韓五齊二十一

秦伐趙殺其將扈輒趙

以李牧為大將軍復戰且安秦師敗績

秦十四楚五燕二十一魏十趙二韓六齊二十一

城○韓遣使稱藩於秦

初韓諸公子非善刑名法術之學見韓前弱數以書

干韓王王不能用非疾治國不務求人任賢反舉浮淫之
蠹加之功實之上實則籠名譽之人急則用介冑之士所
養非所用所用非所養作孤憤五蠹說難等篇十餘萬言
至是王使納地效璽於秦請為藩臣非因說秦王曰大王
誠聽臣說一舉而天下之從不破趙不舉韓不亡前魏不
臣齊燕不親則斬臣徇國以戒為王謀不忠者王悅之未
用李斯諸之下吏自殺揚子曰韓非作說難而死乎說
難何也曰說難蓋其所以死也君子以禮動以義止台則
進否則退確乎不憂其不合也夫說人而憂其不合則亦
無所不至矣司馬公曰君子親其親以及人之親愛其國

以及人之國非為秦謀而首欲覆其宗國罪固不容於死矣烏足愆哉

一趙四韓七齊三十二年秦十五楚六燕二十三魏十秦伐趙取狼孟番吾

遇李牧而還○燕太子丹自秦亡歸初丹嘗質

於趙與秦王善及秦王即位丹質於秦秦王不禮焉丹怒三歸

秦十六楚七燕二十四魏十一趙五韓八齊三十四年秋九月韓獻南陽地

于秦○代地震圻東西百三十步

秦十七楚八燕二十五魏十三趙六韓九齊三十五年是歲韓亡凡六國秦內史勝滅

韓虜王安置潁川郡○趙大饑

秦十八楚九燕二十六魏十四趙七齊三十六年秦王翦伐趙趙使李牧禦之秦殺其大將軍李牧秦王翦伐趙下井陘趙

殺其大將軍李牧秦王翦伐趙趙使李牧禦之秦殺其大將軍李牧

一及趙王使趙趙趙願聚代之牧不受命遂殺之

秦十九楚十燕二十七魏十五趙八齊三十七年○是歲趙亡凡五國秦滅趙虜王

遷秦王如邯鄲故與母家有仇者皆殺之秦軍屯中山

以臨燕趙公子嘉自立為代王與燕合兵

軍上谷○楚王薨弟郝立三月郝庶兄負

芻殺之自立

秦二十楚十一燕二十八魏十六趙九齊三十八年代王嘉元年舊國五新國一凡六燕太子

丹使盜劫秦王不克秦遂擊破燕代兵進

圍薊初丹既亡歸然秦王欲報之以問其傅鞠武武請

曠日彌久令人心惛然恐不能須也頃之秦將軍樊於期得罪亡之燕太子受而舍之鞠武諫不聽太子聞衛人荆

軻發軍辭厚禮而請見之謂曰秦已虜韓臨趙禍且至燕
燕小不足以當秦諸侯又皆服秦莫敢合從丹以為誠得
天下之勇士使於秦劫秦王使悉反諸侯侵地若曹沫之
與齊桓公盟則善矣不可則因而刺殺之彼大將擅兵於
外而內有亂則君臣相疑以其間諸侯得合從破秦必矣
唯荆卿留意焉軻許之乃舍軻上舍丹日造門所以奉養
軻無不至會秦滅趙丹懼欲遣軻軻曰行而無信則秦未
可親也願得樊將軍首及燕督亢地圖以獻秦王秦王必
悅見臣臣乃有以報丹曰樊將軍窮困來歸丹丹不忍也
軻乃私見於期曰秦王遇將軍可謂深矣父母宗族皆為
戮沒今聞將軍將軍首金千斤邑萬家將奈何於期太息流
涕曰計將安出軻曰願得將軍之首以獻秦王秦王必喜
而見臣臣左手把其袖右手揜其背則將軍之仇報而燕
見陵之愧除矣於期曰此臣日夜切齒腐心者也遂自
刺丹毒在伏突然已無可奈何乃西盛其首又嘗謀求天
下之利匕首以藥焯之以試人而濡縷無不立死者乃裝
遣軻至咸陽見秦王奉圖以進圖窮而匕首見把王袖而
撲之未至身王驚起軻逐王架柱而走秦法羣臣侍殿上
者不得操尺寸之兵左右以手共搏之且曰王負劊王遂
拔以擊軻軻斷其左股軻引匕首撞王不中自知事不就罵

曰事所以不成者欲生劫之必得約契以報太子也遂體
大破之
遂圍薊

秦二十一年楚二燕二十九
魏二齊二十九代二年
冬十月秦拔薊燕王走

遼東斬其太子丹以獻於秦○秦李信伐

楚秦王問於李信曰吾欲取荆用幾何人對曰不過二
十萬問王翦翦曰非六十萬人不可王曰將軍老矣何
怯也乃使信及蒙恬將二十
萬人伐楚翦謝病歸頓陽

秦二十二年楚三燕三十魏三齊四
是歲魏二凡五國
秦上賁伐魏引

河溝以灌其城魏王假降殺之遂滅魏○

楚人大敗秦軍李信奔還秦王翦代之李

大敗楚軍引兵西與蒙恬會城父楚人因隨之二日不頓
舍大敗之入兩壁殺七都尉信奔還王怒自至頓陽謝王

前疆起之翦曰老臣罷病悖亂大王必不得已用臣非六十萬人不可王許之於是翦將六十萬人伐楚王自送至霸上翦請美田宅甚衆王曰將軍行矣何憂貧翦曰爲大王將有功終不得封侯故及大王之鄉臣請田宅爲子孫業耳王大笑既行又數使使者歸請之或曰將軍之乞貧亦已甚矣翦曰王但中而不信人今空國而委我不可有以自堅願公士坐而疑我矣

秦二十三年楚四燕三十秦二十六年秦王翦大敗楚軍殺其

將項燕王翦取陳以南至平輿楚人悉國中兵以禦之與士卒同食久之問軍中戰乎對曰方投石超距氣可矣楚既不得戰引而東有追擊大破之至蕲南殺其將軍項燕楚師遂敗走

秦二十四年楚五燕三十一秦四十年秦滅楚虜王負

芻置楚部

秦二十五年楚五燕三十二秦四十四年秦滅楚虜王負

秦二十五年楚五燕三十二秦四十四年秦滅楚虜王負

喜還滅代虜王嘉○秦王翦遂定江南降

百越置會稽郡○五月天下大酺

秦始皇帝二十六年王賁襲齊王建降遂

滅齊初齊君王后事秦謹與諸侯信齊亦東邊海上秦

不受兵君王后且死戒建曰羣臣之可用者其王取筆情

受言后曰已忘之矣君王后死后勝相齊與賓客多受秦

國齊王將入秦雍門司馬前曰所爲立王者爲社稷邪王

曰爲社稷司馬曰爲社稷而立王則王何以去社稷而入

秦王乃還即墨大夫聞之見王曰齊地方數千里帶甲數

與之數萬之衆使收晉故地即臨晉之關可入矣鄒郢大

夫不欲爲秦而在城南下者百數王收而與之數萬之衆

使收楚故地即武關可入矣如此則齊威可立秦國可亡

豈特保其國家而已哉王不聽至是王賁自燕南攻齊粹
入臨淄民莫敢格者建遂降秦遷之共處之松柏之間餓
而死齊人怨建聽燕人賔客不蚤與諸侯合從以亡其國
歌之曰松邪柏邪住建共者客邪疾建用客之不詳也司
馬公曰從衡之說雖反覆百端然合從者六國之利也蠲
使六國能以信義相結則秦雖彊焉得而亡之哉蓋以
三晉而攻齊楚是自絕其根抵也以齊楚而攻三晉是自
撤其藩蔽也烏有撤其藩蔽以捐盜曰盜將受我而不攻
豈不悖哉 **王初并天下更號皇帝** 王初并天下自以
五帝乃更號曰皇帝命為制令為詔自稱曰朕道尊莊襄
王為太上皇胡氏曰古之聖人應時稱號非帝賤於皇王
賤於帝也後世不知此義遂以皇帝自居而以王封其臣
子失之甚矣王之為名繼天無世之謂曾是而可使臣子
稱之乎孔子作春秋尊周立號繫王於天其禮隆矣有天
下者以是為法而列爵自公以降則名正言順百世以俟
而不 **除諡法** 制曰死而以行為諡則是子議父臣議君
惑矣 **除諡法** 也其無謂自公以來除諡法朕為始皇帝
後世以計數二世三世至于萬世傳之無窮胡氏曰子議
父臣君而外其禮罪不容諡矣考德行之實而天以諡

之臣子亦安得而私之哉然後世論法雖存而公道不暢
為臣子者往往加美諡於君親使死受所不當得取出訓
笑則又不若不 **定為水德以十月為歲首** 初齊
諡之為愈矣 **定為水德以十月為歲首** 人鄭

術論著終始五德之運始皇采用其說以為周得火德秦
代周從所不勝為水德始改年朝賀皆自十月朔衣服旌
節節旗皆尚黑數以六為紀以為水德之始剛毅矣深事
皆決於法刻削母仁恩和義然後合於五德之數於是急
於法又 **分天下為三十六郡銷兵器一法度** 不赦

徙豪桀於咸陽 丞相統等言燕齊荆地遠請立諸

斯曰周封子弟同姓甚眾然後屬疏遠相攻擊如仇讎天
子弗能禁今海內賴陛下神靈一統皆為郡縣諸子功臣
以公稅賦重賞賜之甚足易制天下無異意則安寧之術
也置諸侯不便始皇曰天下共苦戰亂不休以有侯王賴
宗廟天下初定又復立國是樹兵也而求其寧息豈不難
哉廷尉議是分天下為三十六郡郡置守尉監收天下兵
銷以為鐘鐻金人置宮庭中一法度衡石丈尺徙天下豪
桀於咸陽十二萬戶胡氏曰聖人理天下以萬物各得其

所為極至封建也者帝王所以順天理承天心公天下之
大端大本也郡縣也者霸世暴主之所以縱人慾悖天道
私一身之大孽大賊也分天下有德有功者以地而不敢
以天下自私於是其有百里七十里五十里不能五十里邦
國之制焉於是其有君朝卿大聘大夫小聘王巡守侯遠職
之禮樂法度焉於是其有千雉百雉三之一五之一一高城深
池焉於是其有井邑丘甸縣都之夫數焉於是其有十乘百乘
千乘萬乘之車數焉於是其有伍兩卒旅師軍之制焉於是
有卿大夫司徒樂正取士之法焉邦國之制廢而郡縣之
制作矣郡縣之制作而出襲之制示矣出襲之制亡而數
易之弊生矣數易之弊生而民無定志矣巡守侯遠職之禮
廢則上下之情不通政文案而不究事實信文案而不信
仁賢其弊有不可勝言者矣城池之制廢而禁禦暴客威
服四夷之法亡矣夫家之法廢而民數不可詳矣民數不
可詳而車乘不可出矣車乘不可出而軍師不隱於農矣
軍師不隱於農坐食者衆而公私困窮矣世儒不知王政
之本反以亡秦為可法所謂明君良臣者亦未免以天下
自私無意於裁成輔相使萬物各得其所所以廢千五百
餘歲未有能復之者也聖人制四海之命法天而不以盡
制而不曲防分天下之地以為萬國而舉英才共焉非後

出擅天下者以大制小以彊制弱之謀也誠盡制而已矣
是以虞夏商周傳於長之皆千餘載論興廢則均有焉語
絕滅則至暴秦郡縣天下然後極也自秦滅先王之制海
內蕩然無有根本之固有今世王天下而繼以無置錙之
地者有今年貴為天子而明年欲為匹夫不可得者天子
尚然況其下者乎物有其根則常而靜安而久常靜安以
則理得其終物遂其性封建者政之有根者也故上下辨
民志定教化行風俗美理之易治亂之難亡扶之易興亡
之難滅郡縣之難治亂之難亡扶之易興亡
縣反是

築宮咸陽北阪上
初諸廟及章臺上林
皆在渭南每破諸侯
寫放其宮室作之於咸陽北阪上南臨渭自雍門以東
殿屋復道周閣相屬所得諸侯美人鍾鼓以充入之

二十七年帝巡隴西北地至雞頭山過回
中○作信宮及甘泉前殿治馳道於天下
二十八年帝東巡上鄒嶧山立石頌功業
封泰山立石下禪梁父遂登琅邪立石遣

徐市入海求神僊渡淮浮江至南郡而還

始皇東行郡縣上鄒嶧山立石頌功德魯儒生議封禪或曰古者封禪為蒲車惡傷山之土石草木掃地而祭席因道指漢各乘異始皇以其難施用遂蠲儒生而除車道上自山陽至顛立石頌德從陰道下禪於梁父封藏皆秘之世不得而說也遂東遊海上祠山川八神南登琅邪作臺刻石初燕人宋毋忌羨門子高之徒稱有仙道形解銷化之術自齊威宣燕昭王皆信之使人入海求蓬萊方丈瀛洲云此三神山在渤海中去人不遠患且至則風引船去嘗有至者諸仙人不死藥皆在焉至是方士徐市等上書言之請得齊戒与童男女求之於是遣市發童男女數千人求之船交海中皆以風為解曰未能至望見之焉始皇還過彭城齊戒禱祠欲出周鼎泗水使千人沒水求之弗得乃西南渡淮浮江至湘山祠逢大風幾不能渡上問湘君何神博士對曰東女姁妻葬此始皇大怒伐耨其山遂自南郡由武關歸

二十九年帝東游至陽武韓人張良狙擊

誤中副車令天下大索十日不得遂登之

果刻石而還初韓人張良五世相韓及韓亡良散其

游至陽武博浪沙中良力士操鐵椎狙擊始皇誤中副車始皇驚求其得令天下大索十日或曰張良之計不亦疎乎矜子曰欲報君仇之急何暇自為謀邪

三十年

三十一年使黔首自實田

三十二年帝東巡刻碣石門壞城郭決隄

防○巡北邊遣將軍蒙恬伐匈奴初始皇之碣石使盧

生求羨門子高還奏得錄圖書曰三秦者胡也始皇乃巡北邊遣將軍蒙恬發兵三十萬人北伐匈奴

三十三年略取南越地置桂林南海象郡

甲申乙酉

丁亥

以謫徙民五十萬戍之發諸嘗連亡人及費習賈人為兵略取商越陸梁地置二三郡以謫徙民置五十萬戍五嶺蒙恬收河南地築長城蒙恬匈奴收河南地為四十四縣築長城起臨洮至遼東延袤萬餘里暴師於外十餘年恬常居上郡統治之星見

成

三十四年燒詩書百家語始皇置酒咸陽宮僕射周青臣進頌曰陛下神聖平定海內以諸侯為郡縣無戰爭之患上古所不及始皇悅博士淳于越曰殷周之王千餘歲封子弟功臣自為技輔今陛下有四海而子弟為匹夫卒有田常六卿之臣何以相救事不師古而能長久非所聞也今青臣又面諛以重陛下之過非忠臣也始皇下其議丞相李斯言五帝不相復三代不相襲今陛下制大業建萬世之功固非愚儒所知且越言乃三代之事何足法也異時諸侯並爭厚招遊學今天下已定法令出一百姓當家則力農工士則習法令今諸生不師今而學古以非當世惑亂黔首人聞令下則各以其學議之入則心非出則善議誇主以

五己

為名異趣以為高率群下以造謠如此弗禁則主勢降乎上黨與成乎下禁之便臣請史官非秦記皆燒之非博士官所職天下有燕詩書百家語者皆請守尉雜燒之偶語詩書者棄市以古非今者族吏見知不舉與同罪令下三十日不燒黥為城旦所不去者醫藥下獄種樹之書以學法令者以吏為師制曰可三十五年除直道使蒙恬除直道道九原抵雲陽營朝宮作前殿阿房始皇以咸陽人多先王宮廷

先作前殿阿房東西五百步南北五十丈上可以坐萬人下可以建五丈旗周馳為閣道自殿下直抵南山表山以為關樓道渡渭屬之咸陽隱宮徒刑者七十餘萬人作阿房驪山關中計宮三百關外四百餘因建二萬家邑五萬家雲陽盧生說始皇為微行以辟惡鬼所居宮母令人知然後不死之藥始可得也始皇乃令咸陽旁三百里內宮觀樓道相連帷帳鐘鼓美人充之各案署不積徙所行幸有言其處者死嘗從梁山宮望見丞相車騎張弗善也或告丞相丞相損之始皇怒曰此中人泄吾語捕時在旁者盡殺之是後莫知行之所在羣臣受決事者悉焚

咸陽院諸生四百六十餘人使長子扶蘇

監蒙恬軍

侯生盧生相與譏議始皇因二去始皇聞之大怒曰諸生或為妖言以亂黔首使御史

史案問之諸生傳相告引乃自除犯禁者四百六十餘人皆阮之咸陽長子扶蘇諫曰諸生皆誦法孔子今以重法繩之臣恐天下不安始皇怒使北監蒙恬軍於上郡

三十六年隕石東郡

有隕石于東郡或刻之曰始皇死而地分使御史逐問莫

服盡誅石旁居人燔其石

三十七年冬十月帝東巡至雲夢祀虞舜

上會稽祭大禹立石頌德秋七月至沙丘

崩丞相李斯宦者趙高矯遺詔立少子胡

亥為太子殺扶蘇蒙恬還至咸陽胡亥襲

位九月葬驪山

十一月始皇東巡少子胡亥丞相李斯下渡海嶺過川陽至絳糖渡浙江上會稽祭大禹望于南

海立石頌德北至琅邪之界西至平原津而病始皇惡言死羣臣莫敢言死事病益甚乃令中車府令行符璽事趙

高為書賜扶蘇曰與喪會咸陽而葬未付使者七月始皇崩於沙丘秘不發喪棺載輜涼車中所至上食喪事如故

獨胡亥趙高與幸官者五六人知之初始皇尊寵蒙氏恬任外將蒙常居中參謀議名為忠信趙高者生而隱宮始

皇聞其彊力通獄法以為中車府令使教胡亥決獄嘗有罪使教治之當死始皇赦之高既雅得幸於胡亥又怨蒙

氏乃與胡亥謀詐以始皇命誅扶蘇而立胡亥為太子胡亥然之高曰不與丞相謀恐事不成乃見李斯曰上賜長

子書及符璽皆在胡亥所定太子在君侯與高之口耳事將何如斯曰安得亡國之言此非人臣所當議也高曰君

侯材能智慮功高無怨長子信之孰與蒙恬斯曰皆不及也高曰長子即位必用恬為丞相君侯終不讓通侯之印

歸鄉里明矣胡亥慈仁篤厚可以為嗣願君審計而定之斯以為然乃相與矯詔立胡亥為太子更為書賜扶蘇

以不能立功數上書誅謗怨望而恬不矯正皆賜死扶蘇

發書泣欲自殺恬曰陛下使臣將三十萬衆守邊公子為
監此天下重任也今一使者來安知其非詐復請而死未
暮也扶蘇曰父賜子死尚安復請即自殺恬不肯死繫諸
陽周更置李斯舍人為護軍還報胡亥欲釋性會衆出請
山川還高曰先帝欲立太子久矣而毅以為不可乃繫諸
代遂從井陘九原直道至咸陽發喪胡亥復位是為一
皇帝九月葬始皇帝於驪山下銅三泉奇器珍怪徙藏滿
之令匠作機弩有穿近者輒射之上具天文下具地理後
宮無子者皆令從死工匠為機者皆閉之墓中二出欲遂
殺蒙恬兄弟子嬰諫曰蒙氏秦之大臣謀士也一旦
棄之而立無節行之人是使羣臣不相信而關士之意
也弗聽恬曰吾積功信於秦三出矣今將兵二十餘萬其
勢足以倍畔然自知必死而守義者不取辱先人之教以
不忘先帝也乃吞藥自殺司馬公曰秦始皇方毒天下而
蒙恬為之使其不仁可知矣然明於為人臣
之義雖無辜見誅能守死不貳斯亦足稱也
二世皇帝元年 建德王陳勝元補王武臣元齊王田
儂元燕王韓廣元魏王咎元年
歲建國 冬十月大赦 春帝東行到碣石並

海南至會稽而還 夏四月殺諸公子公

主 志之所謂趙高曰吾已臨天下矣欲悉耳目之所好窮心

昏亂主之所禁也然沙丘之謀諸公子及大臣皆疑焉今

陛下初立此其屬意快皆不服恐為變陛下安得為此

舉遺民貧者富之賤者貴之盡除故臣更置所親信陛下

則高枕肆志寵樂矣二出乃更為法律益務刻深大臣

公子有罪輒下高鞫治之公子十二人慘死咸陽市十公

主死於社囚公子將騰於內宮將殺之將問仰而呼天

我劔自殺宗室畏恐公子高欲斬不取乃上書請從死先

帝得葬驪山之足一 世大說以示趙高高曰人臣復作

阿房宮 復作阿房宮徵材士五萬人為衛狗馬禽獸當
咸陽二百里內 秋七月楚人陳勝吳廣起兵
不得食其穀 於斬勝自立為楚王以廣為假王擊秦陽

是時發間左成漁陽者九百人屯大澤鄉陽城人陳勝陽
夏人吳廣為屯長會天大雨道不通度已失期法皆斬勝
廣因天下之怨怒乃殺將尉令徒屬曰公等皆失期當斬
假令毋斬而戍死者固什六七且壯士不死則已死則舉
大名耳王侯將相寧有種乎眾皆從之乃詐稱公子扶蘇
項燕為壇而盟稱大楚攻大澤鄉拔之吏斬斬下街斬以
東行收兵比至陳卒數萬人入據之大梁張耳陳餘詣門
謁勝素聞其賢大喜豪傑父老請立勝為楚王勝以問
耳餘耳餘對曰秦為無道滅人社稷暴虐百姓將軍出萬
死之計為天下除殘也今始至陳而王之示天下私願將
軍毋王急引兵而西遣人立六國後自為樹黨為秦益敵
敵多則力分與眾則兵彊如此野無交兵縣無守城誅暴
秦據咸陽以令諸侯則帝業成矣不聽遂自立為王號張
楚郡縣苦秦法爭殺長吏以應之使從東方來以反者聞
二出怒下之吏後至者曰羣盜鼠竊狗偷郡守尉方逐捕
今盡得不足憂也乃成勝以廣為都王監諸將擊秦

秦不戲秦遣少府章邯拒之楚軍敗走耳張

楚遣諸將徇趙魏以周文為將軍將兵伐

陳餘復請奇兵略趙地勝以所善陳人武臣為將軍月餘
為校尉子卒二千人徇趙又令魏人周市徇魏聞周文陳
之賢人習兵使西擊秦武臣等從白馬河收兵得數萬
人號武信君下趙十餘城餘皆城守乃引兵擊范陽范陽
崩藏說曰范陽令徐公畏死欲降君毋以言秦所置吏誅
殺而以侯印授之則趙趙諸城可毋戰而降矣從之不戰
而下者三十餘城涉既遣周文有輕秦之意不復設備博
士孔鮒曰臣聞兵法不恃敵之不我攻恃吾之不可攻今
王恃敵而不自恃若跌而不振悔無及也不聽文行收兵
車千乘卒數十萬至戲軍焉二州乃大驚少府章邯請赦
罪之文走鮒子順之子也八月楚將武臣至趙自
立為趙王張耳陳餘聞諸將為陳王徇地者多以譏
族其家在國房君諫曰秦未亡而誅武信君等家此生一
秦也不如因而賀之使急引兵西擊秦勝從其計耳餘曰
楚特以計賀王已滅秦必加兵於趙願王毋西兵而北徇
燕代南收河內以自廣楚雖勝秦必不敢制趙不勝秦必
重趙趙乘秦楚之弊可以得志於天下趙王從之因
不西兵而使韓廣略燕李良略常山張騫略上黨

月楚人劉邦起兵於沛自立為沛公

沛人劉邦

字季隆，淮龍，願，愛人，喜施，意豁如也。有大度，不事家人，生
產，作業，初為泗上亭長，單父人。呂公奇其狀貌，以女妻之。
為縣送徒，徒驪山，徒多道，亡自度，比至皆亡之。到豐，西止飲
夜，乃解纜，所送徒曰：公等皆去，吾亦從此逝矣。徒中壯士
願從者十餘人。季被酒，夜徑澤中，有大蛇當徑，季拔劍斬
之，有老嫗哭曰：吾子白帝子也。今為赤帝子所殺，因忽不
見。季亡匿芒碭山中。沛令欲應陳涉，主吏蕭何曹參曰：君
為秦吏，今背之，恐子弟不聽。願召諸亡在外者，以劫眾。乃
召劉季，季之眾已數十百人矣。令悔閉城，季乃書帛射城
上，遺沛父老為陳利害。父老乃率子弟殺令，迎季，立以為
沛公。蕭曹為收子弟，得二三千人，以應諸侯。旗幟皆赤。
楚人項梁起兵於吳，項梁者，下相人，楚將項燕子也。嘗殺人，與兄子籍避仇，吳
中吳中賢士大夫皆出其下。籍字羽，少時學書不成，去學
劍，又不成。梁怒，籍曰：書足以記名姓而已，劍一人敵，不足
學，學萬人敵。於是梁乃教籍兵法，籍大喜，略知其意，又不
肯竟學。長八尺餘，力能扛鼎，才器過人，會稽守殺通，欲應
陳涉，使梁將，梁使籍勸，乃召故所知豪吏，勸以所為，起

大事舉吳中兵，收下縣得精兵八千人。梁齊人田儼

自立為齊王

儼，故齊王孫也。與從弟榮、橫皆豪健，宗
疆能得人。周市徇地，至狄，狄城守儼，詳

縛奴從，少年至廷，欲謂殺之，囚殺，然令而召豪吏子弟，曰：諸侯皆反，秦自立，齊古之建國也。儼田氏當王，遂自立，擊市，走之東。趙將韓廣略燕地，自立為燕王。

韓廣，略定齊地。趙將韓廣略燕地，自立為燕王。至燕，燕豪傑欲立以為王，廣曰：債母在趙，不可。燕人曰：趙方西憂秦，南憂楚，其力不能禁我，日以楚之彊，不敢害趙王將相之家，趙又安敢害將軍家乎？廣乃立居數月，趙奉其母歸之。燕軍獲趙王，既

而歸之

趙王與張耳、陳餘略地，王間出為燕軍所得，囚之以求割地。使者往請燕，燕殺之，有廝養卒往

見燕將，曰：君知張耳、陳餘何如人也？曰：賢人也。曰：知其志，何欲？曰：欲得其王耳。養卒笑曰：君未知此兩入所欲也。夫武臣、張耳、陳餘，救馬箠下，趙數十城，此亦各欲南面而王，顧其勢初定，且以少長先立武臣。今趙地已服，此兩入亦欲分趙而王。今君乃囚趙王，此兩入各為求之，實欲燕殺之，而分趙自立。夫以一趙尚易，燕況以兩賢王左提右挈

而責殺王之罪滅燕易矣燕將乃歸趙王養卒為御而歸

楚將周市立魏公子

各為魏王而相之周市定魏地諸侯欲立之市曰天下昏亂忠臣乃見必立魏王

衛君角為庶人初秦并天下而衛獨存至是二世發之衛遂絕祀

二年楚懷王心元趙王歇元齊王田市元燕王韓廣二魏王豹元韓王成元年 是歲楚王勝趙王武臣

沛公出戰破之沛公既破秦軍令雍齒十一月

章邯追敗楚軍於滎池周文走死○楚田

臧殺其假王吳廣進與秦戰敗死吳廣圍樊陽三川守

趙將李李由拒之廣不能下裨將田臧等矯王令誅之獻其首於王王以臧為上將西迎秦軍戰死

良弒其君武臣李良已定常山還報復使略太原良還請益兵道逢趙王姊良以為

秦嘉起兵於郟○秦益遣兵擊楚臘月

楚莊賈弒其君勝以降於秦呂臣討賈殺

之復以陳為楚山益遣長史司馬收董翳佐章邯擊楚柱國房君殺之又進擊張

賀賀死臘月楚王至下城父其御莊賈殺之以降勝故消

曰隱王初勝既稱王故人皆往依之妻之父亦往焉勝以

眾賔待之長揖不拜妻之父怒而去客出入愈益發奇言

勝故情或曰客愚無知穎妄言輕威勝斬之諸故人皆引

去勝以朱防為中正胡武為司過上司羣臣以可察為忠

諸將不親附春正月趙將張耳陳餘立趙歇

為王張耳陳餘收散兵得數萬人擊李良良敗走客各有說之者曰兩君驕旅難可獨立立趙後輔以誼可

就功乃求得歌
立之君信都

秦嘉立景駒為楚王。秦攻

陳下之。呂臣走得英布軍還復取陳。

布六人

嘗坐法黜論鞠驪山驪山之徒數十萬人布皆與其徒長

心號曰番君布往見之其衆已數千

沛公得張良

以為既將

楚王景駒在留沛公往從之張良亦聚少

良為廐將良數以太公兵法說沛公公善之常用其策良

與他人言輒不省良曰沛公殆天授遂從不去駒使沛公

項梁擊楚王駒

殺之夏六月立楚懷王孫心為楚懷王韓

公子成為韓王

廣陵人召平為楚徇廣陵未下聞陳

國曰江東已定急引兵西擊秦梁乃以八千人渡江而西

東陽少年殺令相聚得二萬人以故令史陳嬰素謹信長

者欲立以為王嬰母曰暴得大名不祥不如有所屬事成

猶得封侯事敗易以亡非出所指名也嬰乃謂軍吏曰項

名族亡秦必矣衆從之於是嬰及英布蒲將軍皆以兵屬

梁眾遂六上萬眾曰陳王首事戰不利未聞所在今秦嘉

范增年七十好奇計往說梁曰陳勝敗固當夫秦滅六國

楚最無罪自懷王入秦不反楚人憐之至今故楚南公曰

長今君起江東楚雖起之將皆爭附君者以君出也楚將

為人救于六月立以為楚懷王從民望也都盱眙以陳嬰

為上柱國梁自號武信君張良說梁曰君已立楚後韓諸

為韓王以良為司徒西略韓地往來為游兵潁川章邯

擊魏齊楚救之齊王儋魏相市敗死魏王

及自殺王章邯擊魏王於臨濟魏使周市求救於齊

齊及楚將項它皆將兵隨市救魏章邯夜縊救

擊大破之殺齊王及周市魏王為其民約降約
定自楚殺其弟豹亡走楚楚子兵復徇魏也 齊人立

田假為王假王建弟也齊人立以為王秋七月大

霖雨○齊王儋弟榮逐王假立儋子市為

王而相之○秦下右丞相馮去疾左丞相

李斯吏去疾自殺要斬斯吏三族以趙高

為中丞相二世數請讓左丞相李斯居三公位如何

書對曰大賢主者必能行督責之術者也故申子曰有天

下而不恣睢命之曰以天下為桎梏夫不能行督責之術

專以天下自適而徒勞形苦神以自徇百姓若堯禹然則

是黔首之役非畜天下者也故謂之桎梏也唯明主能行

督責以獨斷於上則權不在臣下然後能滅仁義之塗絕

諫說之辯榮然行恣睢之心而莫之敢逆如此羣臣百姓

效過不給何變之敢圖二世說於是行督責益嚴稅民深

者為明吏殺人者為忠臣刑者相半於道而死人日成

積於市秦民益駭懼思亂郎中令趙高恃恩專恣多以私

怨殺人人怨大臣言之乃說二世曰天子所以貴者但以聞

聲羣臣莫得見其面也今坐朝廷聽舉有不當則見知於

臣非所以示神明於天下也不如深拱禁中與臣及侍

中習法者待事事來有以揆之則大臣不敢奏疑事天下

稱聖主矣 出乃不坐朝廷事皆決於高李斯以為言高

見斯曰關東羣盜多而上益發繇治阿房宮臣欲諫為

位賤此真君侯之事君何不諫斯曰上居深宮欲見無間

高曰請候上問語君於是持二卣方燕樂婦女居前使人

告斯可奏事矣斯至上謁如此者三二卣怒高因曰沙丘

之謀丞相與焉今陛下為帝而丞相貴不益其意亦望裂

地而王矣且其長男由守三川楚盜皆其傍縣子以故公

行過三川聞其文書相往來未得其審故未敢以聞且丞

相居不權重於陛下二世乃使人案驗三川守與盜通狀

斯聞之乃上書言高罪二世曰趙君為人精廉彊力下知

人情上能適朕朕實賢之而君疑之何也且朕非屬趙君

當誰任哉斯又與右丞相馮去疾將軍馮劫進諫曰羣盜

並起皆以成書轉作事苦賦稅大出請且止阿房宮所者

減四邊戍轉二出曰君不能禁盜又欲罷先帝所為是上

無以報先帝不為朕盡忠力何以在位下吏案羣去疾

劫曰殺斯自負其辯有功無反心乃就獄一出蜀高治之責與由反必收捕宗族賓客榜掠千餘斯自誣服而從獄中一書曰漢前功辛二出瘴而赦之高使棄去不奏又使其客十餘盡誅為御史謁者侍中更往來覆訊斯斯更以實對雖獲後之使二世使入驗斯斯以為如前終不敢更言所使案三川守由者至則楚兵已擊殺之矣高皆妄為又辭以相傳遂具斯五刑論腰斬咸陽市斯顛謂其中子曰吾欲與若復牽黃犬俱出上蔡東門遂狡免豈可得乎遂父子相笑而美二世章邯擊破楚軍於定陶項梁死乃以高為中丞相事皆決焉

陶項梁死

項梁再破秦軍益輕秦有驕色宋義諫曰戰勝而將驕卒惰者敗今卒少惰矣秦兵日益臣為君畏之弗聽一出悉起兵益章邯擊楚軍大破之定陶梁死懷王徙都彭城并項羽呂臣軍自將之號羽為魯

楚立魏豹為魏王○章邯擊趙圍趙

王於鉅鹿楚以宋義為上將軍救之

以章邯

甲

救於楚楚王聞宋義先策武信君必敗召與計事大說之因以為上將軍項羽為次將范增為末將以救趙義號將子羽軍諸別將皆屬焉

楚遣沛公伐秦

先入定關中者王之

二二年

楚二趙二齊二燕二

冬十一月楚次將項籍

矯殺宋義而代之大破秦軍虜其將王離

宋義至安陽留四十六日不進項羽曰秦圍趙急宜疾引兵渡河楚擊其外趙應其內破秦軍必矣宋義曰今秦攻趙下令曰有猛如虎狼如羊貪如狼彊不可使者皆斬之遣其子襄相齊送之無鹽飲酒高會天寒大雨士平衣項羽曰今歲歲民貧卒食半菽而飲酒高會不引兵渡河

也夫陳留天下之屬又多積粟臣善其令請得使之令下
於是遣生行而引兵隨之遂下陳留號生為廣野君為說
谷使諸侯其弟商亦聚夏四月沛公攻潁川略

南陽秋七月南陽守齧降張良略韓地聞趙將

司馬中欲渡河入關公乃攻平陰絕河津南出轅轅六月

南陽郡守齧戰敗走保宛沛公引兵過之張良曰今不

下宛宛從後擊疆秦在前此危道也公乃夜從他道還

宛七月齧降封毅侯引兵而西無不下者所過亡得鹵掠

秦民皆喜章邯以軍降楚章邯率秦軍數却二世使人

讓邯邯恐使長史欣請事留司馬三日趙高不見欣恐

走還報曰趙高用事於中下無可為者今戰勝高疾吾且

不勝不免於死願聽計之陳餘亦遣邯書曰將軍居外父

多內卻有功亦謀無功亦誅且天之亡秦無遺智皆知之

將軍何不與諸侯為從約分王其地孰與身伏鈇質妻子

為戮乎邯狐疑陰使羽約未成羽引兵連戰大破之邯復

請降乃與盟于洹水上立以為雍王八月沛公入武

置楚軍中而使依將其軍為前行

關趙高弒帝于望夷宮立子嬰為王九月

子嬰討殺高夷三族初中丞相趙高專恣權恐

日馬也二世世相謀詐請使為馬門左右或默或言

高因陰中諸言竟者以法殺後羣臣皆畏之莫敢言其過

使責蔡高為高謀乃與其皆成陽關東之益無能為至是二世

也夫陳留天下之屬又多積粟臣善其令請得使之令下

於是遣生行而引兵隨之遂下陳留號生為廣野君為說

谷使諸侯其弟商亦聚夏四月沛公攻潁川略

南陽秋七月南陽守齧降

司馬中欲渡河入關公乃攻平陰絕河津南出轅轅六月

南陽郡守齧戰敗走保宛沛公引兵過之張良曰今不

下宛宛從後擊疆秦在前此危道也公乃夜從他道還

宛七月齧降封毅侯引兵而西無不下者所過亡得鹵掠

秦民皆喜章邯以軍降楚

讓邯邯恐使長史欣請事留司馬三日趙高不見欣恐

走還報曰趙高用事於中下無可為者今戰勝高疾吾且

不勝不免於死願聽計之陳餘亦遣邯書曰將軍居外父

多內卻有功亦謀無功亦誅且天之亡秦無遺智皆知之

將軍何不與諸侯為從約分王其地孰與身伏鈇質妻子

為戮乎邯狐疑陰使羽約未成羽引兵連戰大破之邯復

請降乃與盟于洹水上立以為雍王八月沛公入武

置楚軍中而使依將其軍為前行

關趙高弒帝于望夷宮立子嬰為王九月

子嬰討殺高夷三族

日馬也二世世相謀詐請使為馬門左右或默或言

高因陰中諸言竟者以法殺後羣臣皆畏之莫敢言其過

使責蔡高為高謀乃與其皆成陽關東之益無能為至是二世

更發卒使樂將之至望夷宮射門縛高今僕射曰賊入此

何不止遂殺之射即宦者或走或格格者輒死入射上

坐悼二世怒又左右皆惶擾不關旁有宦者一人侍不去

二世謂曰公何不早告我乃至於此對曰使臣早言已

誅安得至今樂前數二出曰足下驕恣誅殺無道天下皆

畔其自為計二出曰吾願得一郡為王弗許願為萬戶

又許許願與妻子為黔首樂曰臣受命丞相為天下

下天下雖多言臣不報報其兵進二出自殺趙高曰秦

故王國始皇君天下故稱帝今六國復立宜為王若故

乃立子嬰為秦王以黔首葬二出死中九月高子嬰

見子嬰子嬰請殺不行高自往請

沛公擊峽關破

沛公擊峽關破

沛公擊峽關破

沛公擊峽關破

沛公擊峽關破

沛公擊峽關破

沛公擊峽關破

兵守函谷關項籍攻破之遂屠咸陽殺子嬰

嬰掘始皇帝冢大掠而東

或說沛公急遣之六亡函谷關無內諸侯軍

沛公從之項羽至大怒攻破之進至戲饗士卒擊沛公
特引兵四十萬在鴻門沛公兵十萬在霸上范增曰沛公
居山東時貪財好色今入關財物無所取婦女無所幸此
其志不在小急擊勿失羽季父項伯素善張良夜馳告之
欲與俱去良曰良為韓王送沛公今有急亡去不義因
要伯入見沛公公奉卮酒為壽約為婚姻曰吾入關秋
不敢有所近籍吏民封府庫而待將軍所以守關者備
盜耳日夜望將軍至豈敢反乎願伯具言臣之不敢倍
項伯許諾曰旦日不可不蚤自來謝去具以告羽且曰
有大功而擊之不義不如因善遇之羽曰沛公曰
百餘騎來見羽謝羽因留飲范增數目羽舉所佩玉玦
之者三羽不應增出使項莊入前為壽請以劍舞因擊沛
公殺之莊入為壽舉劍起舞項伯亦拔劍起舞常以身
翼蔽沛公莊不得擊於是張良出見范增告以事急嘗帶
劍擁盾直入項羽頭髮上指曰能復飲乎會曰臣死
斗卮酒一生彘首有噲立飲噲之羽曰能復飲乎噲曰臣死

且不辨卮酒安足辭夫秦有虎狼之心天下皆叛懷王與
諸將約曰先入咸陽者王之今沛公先破秦入咸陽勞苦
功高未有封爵之賞而將軍聽細人之說欲誅有功之人
此亡秦之續耳竊為將軍不取也羽無以應命之坐沛公
遂起如廁脫身獨騎會亭從趣霸上留張良使謝羽羽
問沛公安在良曰聞將軍有意督過之脫身獨去已至軍
三因以白璧一雙獻羽下川一雙與增羽受璧增拔劍撞
玉斗曰唉賢子不足與謀奪將軍天下者必沛公也吾
今為之憂矣居數日羽引兵西屠咸陽殺秦降王子嬰
燒宮室火三月不滅掘始皇帝冢收其寶物婦女而東秦民
皆怨羽見秦破又思東歸曰富貴不歸故鄉如衣赭夜
衣而冠果然羽聞之烹韓生

王為義帝

項羽既入關使人致命懷王王曰如約羽
怒曰懷王者吾家所立耳非有功伐何
以

春正月項籍尊楚懷

王為義帝
項羽既入關使人致命懷王王曰如約羽
怒曰懷王者吾家所立耳非有功伐何
以
無功固當分地而王之乃陽尊懷王為義帝又曰古
帝者地方千里必居上游乃徙義帝於江南都彭

月項籍自立為西楚霸王王梁楚地九郡都彭城立沛

公為漢王項羽與范增疑沛公而業已講解又惡其約以巴蜀道險秦之遷人君之乃曰巴蜀章邯為雍

王王咸陽以司馬欣為塞王王咸陽以東都雍

董翳為翟王王上郡都高奴以徙魏王

豹為西魏王王河東都平陽項籍自欲取梁地也立申陽為河

南王都洛陽以先下司馬卬為殷王王河內都

徙趙王歇為代王代立張耳為常

山王王趙地治襄國英布為九江王都六以

吳芮為衡山王都邾以率百共敖為臨江

王都江陵以擊徙燕王都無燕

將臧荼為燕王都薊以從楚徙齊王都臨淄以從楚膠

東王都即齊將田都為齊王都臨淄以從楚田

安為濟北王都博陽以下濟夏四月諸侯罷

兵就國○漢以蕭何為丞相遣張良歸韓

初漢王以項羽負約怒欲攻之蕭何曰雖王漢中之惡不

猶愈於死乎王曰何也何曰今無不如百戰百敗不死何

為夫能繼於一人之下而信於萬乘之上者湯武是也王

顧大王王漢中養其民以致賢人收用巴蜀還定三秦天

下可圖也王曰善乃就國以何為丞相項王使卒三萬人

從漢王之國楚與諸侯之慕從者數萬人張良送至褒中

王遣良歸韓良因說王燒絕所過棧道以備盜兵且示羽

無東意胡氏曰人有常言皆曰用賢所以養民也蕭相國

乃謂養民以致賢人何也曰此無所因襲獨見之言也夫

天之立君以為民也君之求臣以行保民之政也臣之事

君以行安民之術也故世主無養民之心則天下之賢人君子不為之用而上之所得者莫非殘民害物之人是以民心日離君勢日孤亡秦之轍可以鑒矣蕭何有見乎此而高祖聞言即悟漢業之興不亦宜哉 五月

齊田榮擊走齊王都遂弒膠東王市自立

為齊王秋七月使彭越擊殺濟比王安又

擊破西楚軍田榮聞項羽徙田市而市田都為齊王

市畏羽竊亡之國榮怒追擊殺之是時彭越在鉅野有衆萬餘人無所屬榮與越將軍即使擊田安殺之遂并王三

齊又使越擊西楚殺韓王成張良復歸漢王

楚大破其軍以張良從漢王廢韓王成而殺之良遂間行歸漢王

韓信為大將留蕭何給軍食八月還定三

秦雍王邯迎戰敗走廢立塞王欣翟王翳

降初淮陰人韓信家貧無行不得推擇為吏又不能治生

以重報母怨曰大丈夫不能自食吾哀王孫而進食豈望報乎淮陰少年或聚辱之曰若雖長大好帶刀劍中情

快耳能死刺我不能死出我袴下於是信熟視之俛出袴下一市皆笑及項梁渡淮信杖劍從之後又數以策干羽

不用亡歸漢未知名坐法當斬其輩皆已斬次至信信仰視適見滕公曰上不欲就天下乎向為斬壯士滕公奇其

言壯其貌釋不斬與語說之言於王王亦未之奇也信數與蕭何語蕭何奇之王至南鄭將士皆歌謳思歸多道亡者

信度何等已數言王不我用即亡去何不及以聞自追之人言於王曰丞相問亡王怒如失左右手居一二日何來

謂王罵曰若亡何也曰臣不敢亡追亡者耳王曰所追者誰曰韓信也王復罵曰諸將亡者以十數公無所追追信

誰也何曰諸將易得如信國士無雙王必欲長王漢中無所事信必欲爭天下非信無足與計事者願王策安矣耳

王曰吾亦欲東耳安能鬱鬱久居此乎何曰計必東能用信信即留不然信終亡耳王曰吾為公以為將何曰信不

留也王曰以為大將何曰幸甚於是王欲召信拜之前曰王素禮無禮今拜大將如呼小兒此信之所以去也必欲

拜之擇日齋戒設壇具禮乃可耳王許之諸將皆喜人人
曰以爲得大將全拜乃韓信也一軍皆驚禮畢上坐王曰
丞相數言將軍將軍何以教寡人乎信辭謝因曰大王自
曰信亦以爲大王不如也然臣嘗事項王請言項王之
爲人也項王暗噫叱咤千人皆廢然不能任賢將此匹
夫之勇耳見人慈愛言語嘔嘔至人有功當封爵者印
敵不肯約而以親愛王滿侯不平遂義帝置江南所過
民不親附各離爲霸實失天下心故其疆易弱今大王
能又其道任天下武勇何所不誅以天下城邑封功臣何
所不服以義兵從思東歸之士何所不散且三秦王將秦
子弟數歲所殺不可勝計又欺其衆降諸侯及項王既
素卒唯此二人得脫秦父兄怨之痛入骨髓而楚彊以威
王之六王入關秋毫無所害除秦苛法於諸侯之約又當
王關中而失職入漢中秦民無不恨者今舉而東三秦可
傳檄而定也王大喜自以爲得信晚遂部署諸將留蕭何
出巴蜀租給軍糧食八月從故道出章邯迎戰敗走廢立
王至咸陽放鬻管降張良遺項王書曰漢王失職欲得關
守如約即止不救東又以齊梁反書遺之羽以故無西意

而此西楚立鄴昌爲韓王○燕王荼弒遼

東王廣○王陵以兵屬漢陵沛人聚黨居南陽至

欲以招之其母因使者語陵曰漢王長苦吳始以屬漢楚執其母

終得天下無以我故持二心遂伏劍而死西楚二年漢二年是歲楚常山河南韓設雍魏七國皆

亡凡二大國及代九江衡山臨江燕齊六小國爲八國又趙王歇後元代王陳餘韓王信皆

元年而齊王假王廣代立定十一國冬十月西楚霸王項籍使人趣義帝行其大臣

項籍弒義帝於江中項籍使人趣義帝行其大臣

布共敖擊陳餘以齊兵襲常山王耳走漢代殺之江中

王歇復爲趙王立餘爲代王初田榮數負項梁

故不封陳餘不從入關亦不封客或說羽曰張耳陳餘一體今耳王餘不可不封羽不得已封之三縣餘怒使人說

齊王榮曰項羽爲天下宰不平盡王諸將善地從故王於醜地願大王資餘兵擊常山復趙王齊王許之共襲常山

耳亡走漢餘迎代王歇復王趙歇立餘漢王如陝鎮

撫關外父老○河南王陽韓王昌降漢○

十一月漢立韓王孫信為韓王○漢王還

都櫟陽○春正月楚擊齊王榮敗走死楚

復立田假為齊王項羽所過燒夷城郭室屋既其降卒係曹老弱婦女多所殘滅

齊民相二月漢王渡河魏王豹降虜殺王印

以陳平為護軍中尉陽武人陳平家貧好讀書

均父老曰善陳孺子之為宰平曰嗟乎使平得宰天下

亦如是肉矣事魏王各為大僕不用去事項羽殺王反

羽使平擊降之還拜都尉賜金二十鎰及漢下殷羽怒

將誅定殷將吏平懼乃封其金與印使使歸羽乃挺身

挾劍間行歸漢因魏無知求見王與語說之問居楚何

官曰為都尉也拜都尉使參乘與護軍諸將盡讓王聞

之益厚平周勃等言於王曰陳平雖美如冠玉其中未必

有也居家時嘗盜其嫂今為護軍多受諸將金平反覆亂

臣也願王察之王召讓魏無知無知曰臣所言者能也王

所問者行也今有尾生孝已之行而無益勝負之數王何

暇用之乎王召讓平曰先生事魏不中事楚而去今又從

吾游信者固多心乎平曰魏王不能用臣故去項王不能

信人所任愛非諸項即妻之兄弟臣聞漢王能用人故來

歸然裸身來不受金無以為資誠臣畫計有可采者願大

王至洛陽為義帝發喪告諸侯討項籍漢

至洛陽新城二老董公遮說曰順德者昌逆德者亡兵出

無名事故不成故曰明其為賊敵乃可服項羽無道放殺

其主天下之賊也夫仁不以勇義不以力大王宜率三軍

為之素服以告諸侯而伐之則四海之內莫不仰德此三

王之舉也於是漢王發喪哀臨三日告諸侯曰天下共立

義帝北面事之今項羽弑之大逆無道寡人悉發關中兵

收三河士願從諸侯王擊楚之殺義帝者胡氏曰天下苦

秦諸侯並起各其師者曰誅無道秦可矣今秦已滅諸侯

各有分地而漢又起兵雖曰項羽為政不平願亦伸已私忿耳非義兵也及董公獻言漢王大臨然後項羽弒君之罪無所容於天地之間而天下歸於漢王可坐而策矣哉隨何陳此義而下九江酈生陳此義而下全齊於是楚人皆無所倚右斷其臂雖欲不亡不可得矣

夏四月齊王榮弟橫立榮子廣為王擊王假走之○漢王率五諸侯

兵伐楚入彭城項籍還破漢軍以漢太公

呂后歸項羽雖聞漢東欲遂破齊而後擊漢以故漢王

地得十餘城至是將其兵三萬人歸漢請立魏後漢王曰

西魏王豹真魏後乃以彭越為魏相國將其兵略梁地遂

入彭城收其貨寶美人日置酒高會羽聞之自以精兵三

萬還擊破漢軍漢軍入穀泗及睢水死者二十餘萬人水

為不流圍漢王三匝會大風晝晦王乃得與數十騎遁去

欲過沛收家室道逢子盈及女載以行而太公呂后為楚

軍所獲諸侯復背漢與楚王間往從呂后凡周呂侯於下

邑收其兵胡代曰盤水可奉而去難持六馬可調而氣難

御使漢王於是時兢兢業業如初入關中見羽鴻門則亦

何至於敗哉今志不持而氣為帥初於小勝而逸欲生焉

是以至於此耳且是行也直欲破羽之國都歟則宜亟還

漿陽以主持客可也若欲致羽而與戰則宜分部諸將

據險邀擊可也今乃淹留引日肆志龍樂而羣臣漢王

亦寂無諫者豈良平諸公不在行歟嗚呼危哉

遣隨何使九江

初項羽擊齊徵兵九江黥布稱疾遣將將數千人往及漢入彭城布

又不佐楚羽由是怨之至是漢王西過梁地問羣臣曰吾

欲捐關以東等棄之誰可與共功者張良曰九江與楚有

隙彭越與齊反梁地此兩人可急使而漢將獨韓信可屬

大事當一而捐之此三人則楚可破也王謂左右曰孰能

為我使九江今倍楚留項王數月我取

天下可以百全謁者隨何請使王遣之

漿陽

王至漿陽諸敗軍皆會蕭何發關中老弱未傅者

漢遂築甬道屬之魏王豹叛漢○漢王還櫟陽

河以取敖倉粟

立子盈為太子○漢兵圍廢立雍王邯自

殺盡定雍地。關中饑人相食。秋八月

漢王如滎陽命蕭何守關中立宗廟社稷

王如滎陽命蕭何守關中立宗廟社稷

口轉漕調兵以漢韓信擊魏虜王豹遂北擊

趙代漢使鄼生說魏王豹且召之豹不聽曰漢王慢而

大將誰也對曰柏直王曰是口尚乳臭安能當韓信騎將

誰也曰馬敬曰雖賢不能當灌嬰步卒將誰也曰項它曰

不能當曹參吾無患矣信亦問魏得無用周叔為大將乎

曰柏直也信曰賢子耳遂擊虜豹定魏地信請兵三萬人

破代兵西楚三年漢三年是歲魏代九江二國云冬十月

信大破趙軍禽王歇斬代王餘遣使下燕

謂陳餘曰信耳乘勝遠關其鋒不可當今井陘之道車不

得方軌騎不得成列其勢糧食必在後頭假臣奇兵三萬

從間道絕其輜重足下深溝高壘勿與戰彼前不得開退

不得還野無所掠不下日而兩將之頭可致麾下否則必

為二子所禽矣餘嘗自稱義兵不用詐謀奇計不用左車

策信聞視知之人喜乃敢遂下未至井陘口止舍夜半傳

曰趙空壁逐我即疾入趙壁拔其幟而易之令裨將傅豹

笑平曰信建大將旗鼓鼓行出井陘口趙開壁擊之大戰

遣騎馳入趙壁拔趙幟立漢幟水上軍趙果空壁逐之信所

失信等欲歸壁見幟大驚遂亂道走漢兵夾擊大破之斬

陳餘禽趙王歇諸將畢賀因問曰兵法右倍山陵前左水

澤今背水而勝何也信曰兵法不曰陷之死地而後生置

人而戰之非置死地使人自為戰彼將皆走尚可得而用

之乎諸將皆服信以千金募生得李左車者解其縛東鄉
坐師事之問曰僕欲北攻燕東伐齊何若而有功左車謝
曰臣敗亡之虜何足以權大事信曰誠令成安君聽足下
計信亦已禽矣今願委心歸計足下勿辭左車曰將軍虜
魏王禽夏說不終朝而破趙二十萬衆威震天下此將軍
之所長也然衆勞卒罷其實難用燕若不服齊必自彊此
將軍之所短也善用兵者不以短擊長而以長擊短為將
軍計莫若按甲休兵北首燕路而遣辯士奉書於燕暴其
所長燕必不敢不聽從燕已從而東臨齊雖有智者不知
為齊計矣兵固有先聲而後實者此之謂也信從其策燕
從風而靡遣使報漢請以張耳王趙漢王許之

晦日食○十一月隨何以九江王布歸漢

隨何以九江王使臣敬進書大王御者竊怪
大王與楚何親也布曰寡人北鄉而臣事之何曰大王與
楚俱為諸侯而北鄉臣事之者必以楚為彊可託國也項
王伐齊身負版築為士卒先大王宜悉衆自將為楚前鋒
乃發四千人以助楚漢入彭城項王未出齊也大王宜悉
兵渡淮日夜會戰彭城下乃無一人渡淮者垂拱而觀其

孰勝夫託國於人者固若是乎大王提空名以御楚而欲
厚自託臣竊為大王不取也然大王不信楚者以漢為弱
也夫楚雖彊天下負之以不義之名以其背盟約而殺義
帝也今漢工收諸侯守滎陽下蜀漢之粟堅守而不動楚
人深入敵國老弱轉糧進不得攻退不能解楚不如漢其
勢亦易見矣大王不與萬全之漢而自託於危亡之楚臣
竊為大王不取也布陰許之未敢泄楚使者在傳舍方急
責布發兵何直入曰九江王已歸漢楚何以得發兵因說
布殺楚使而攻楚楚擊破之布乃間行與何歸漢十二月
卒漢漢王方踞牀洗足召布入見布悔怒欲自殺及出就
舍帳御食飲從官皆如漢王居布又

漢遣酈食其

立六國後未行而罷
酈食其曰昔湯放桀武王伐
紂皆封其後秦伐諸侯滅其社稷今誠能立六國後其君
臣百姓必皆戴德慕義願為臣妾大王南鄉稱霸楚必欲
往而朝王曰善趣刻印先生因行佩之矣未行張良來謁
王方食具以告良良曰臣請借前箸為大王籌之昔湯武
封桀紂之後者度能制其死生之命也今大王能制項籍
之死命乎武王入殺發粟散錢偃革為軒休馬放牛示不

復用今大王能之乎且天下游士離親戚棄墳墓從大王
遊者徒欲望咫尺之地今復立六國後游士各歸事其主
大王誰與取天下乎且夫楚唯無疆六國復撓而從之大
王焉得而臣之誠用客謀大事去矣漢王輟食吐哺罵曰
豈儒幾敗而公事令趣銷印荀悅曰夫立策決勝之術有
三一日形二曰勢三曰情形者言其大跡得失之數也勢
者言其臨時進退之宜也情者言其心志可否之實也策
同事等而功殊者三術不同而已矣故立六國於陳涉所
謂多已之黨而益秦之敵取非其有而予人行虛惠而獲
實福也立六國於漢王所謂割己之有以資敵設虛名而
受實禍也故耳餘食其所說同而得失異此同事而異形
者也戰國相持無臨時之急一戰勝敗未必存亡故累力
待時承敵之斃此亦莊刺虎之說也楚趙與秦勢不並立
安危之幾呼吸成變而宋義欲待秦趙之斃此同事而異
勢者也伐趙之役韓信派上孤軍必死無二而趙以內顧
之士攻之彭城之難項羽壅其國郡士卒憤激而漢以內
情之卒應之故俱在水上而勝敗不同此同事而異情者
也故曰權不可預議變下可先圖與時遷移應物變化此
談策之

夏四月楚圍漢王於滎陽亞父范增

死

漢王謂陳平曰天下紛紛何時定乎平曰項王骨鯁

信讒誠能捐金行間以疑其心破楚必矣王乃與平黃金
四萬斤不問其出入平多縱反間言昧等功多不得裂地
欲與漢滅楚而分其地羽果疑昧等及韓圍滎陽急漢王
請和羽使至漢陳平為太牢具舉進而佯驚曰吾以為亞
父使也乃持去而更以惡草具進使歸以報羽大疑亞父
亞父欲急攻下滎陽羽不聽亞父怒曰天下事大定矣君
王自為之願請骸骨歸

擊楚楚還兵擊之漢王復軍成臯

楚圍滎陽益急漢將

軍紀信曰事急矣臣請誑楚乃乘王車出東門曰食盡漢
王降楚楚皆之城東觀王乃令周苛守滎陽而與數十騎
出西門去羽燒殺信王入關收兵欲復東轅生曰願君王
出武關羽必南走上深壁勿戰令滎陽成臯間且得休息
而韓信等亦得安輯趙地連燕齊王乃復還滎陽則楚備
多而力分復與之戰破之必矣王從之羽果南王不與戰
會彭越破楚軍殺薛公羽

六月楚破彭越還拔滎

東擊越漢王復軍成臯

陽及成臯漢王走渡河奪韓信軍遣信擊

齊

項羽既破彭越還拔滎陽周苛遂圍成臯漢王逃去北渡河宿小脩武晨自稱漢使馳入趙壁張耳韓

信未起即卧内奪其印符以麾召諸將易置之令耳守趙

信收趙兵未發者擊齊楚遂拔成臯欲西王欲捐成臯以

東而屯鞏洛以距楚鄴生曰王者以民為天而民以食為

天夫教倉者天下轉輸以矣聞其下藏粟甚多楚拔滎陽不

堅守教倉者乃引而東此天所以資漢也願急進兵收取滎

陽據教倉之粟塞成臯之險出太行之道距鞏狐之口守

白馬之津以示諸侯形制之勢則天下知所歸矣王乃復

謀取教倉揚氏曰韓信之軍禁防疏闊如此使敵人投閒

竊發則信可得而虜矣豈古所謂有制之兵信亦有所未逮与

秋七月有星孛于

大角。八月漢王軍小脩武遣人燒楚積

聚

漢王得韓信軍復大振引兵臨河南鄉欲復與楚戰

鄭忠說止王乃使劉賈盧縮度白馬津入楚地佐彭

越燒楚積聚

彭越下梁十七城楚復擊取之

彭越下梁地十七城項羽聞之使曹咎守成臯戒曰即漢

欲戰慎勿與戰而自引兵東擊越所下城圍外黃數日乃

降羽欲及阮之外黃令舍人兒年十三說羽曰彭越疆劫

齊

下梁地十七城項羽聞之使曹咎守成臯戒曰即漢

欲戰慎勿與戰而自引兵東擊越所下城圍外黃數日乃

降羽欲及阮之外黃令舍人兒年十三說羽曰彭越疆劫

外黃外黃恐故且降以待大王今又阮之百姓安所歸心

哉且如此則從此以東十餘城

漢王遣酈食其說

齊下之

酈食其說漢王曰今魚鮪已定唯齊未下諸田

也臣請得奉明詔說齊王使為東藩王曰善酈生乃說齊

王曰王知天下之所歸乎王曰不知也請問之生曰歸漢

王曰何也生曰漢王先入咸陽收天下兵以責義帝之處

亦諸侯之後与天下同其利天下賢才樂為之用項王有

倍約之名有殺義帝之負記人之罪志人之功賢才怨之

莫為之用故天下之事歸於漢王可坐而策也今又已據

教倉塞成臯守白馬距鞏狐天下後服者先亡矣齊王納

之遂與漢平而罷守備日與生縱酒為樂韓信欲東兵聞

之而止前徹說曰將軍受詔擊齊而漢獨發間使下之寧

有詔止將軍乎且酈生一士伏軾掉三寸舌下齊七十餘

城將軍以數萬眾威餘乃下趙五十城耳為

將數歲反不如一賢儒之功乎信遂渡河

戊西楚四年
漢四年

冬十月漢韓信襲破齊齊王亨獻

食其走高密○漢王復取成皐與楚皆軍

廣武漢數批楚戰曹各不出使人辱之各怒渡兵汜水

半渡漢擊破之各自到漢王乃引兵渡河復取成

皐軍廣武就赦舍食羽聞之亦還軍廣武相守楚會少乃

為高祖置太公其上告漢王曰今不急下吾烹太公王曰

吾與若俱北面受命懷王約為兄弟吾翁即若翁必欲烹

而肖幸分我一格羹羽怒欲殺之項伯曰為天下若不

家殺之無益抵益禍耳羽謂漢王曰天下匈匈數歲徒以

吾兩人頸與上挑戰決雌雄毋徒苦天下父子為也王笑

謝曰吾寧關智不能關力因數之曰羽負約王我於漢罪

一矯殺卿子冠軍罪二殺趙不報而擅劫諸侯入關罪三

燒秦宮室掘始皇帝冢私其財罪四殺秦降王子嬰罪五

誅防秦子弟新安二十萬罪六王諸將善地而徙逐故主

罪七出逐義帝自都彭城奪韓梁地罪八使人陰殺義帝

十也吾以義兵從諸侯誅殘賊使刑餘罪人擊公何苦乃

與公挑戰羽大怒伏弩射漢王傷臂王乃解脫走曰虜中吾

指因病割肘張良躍請起行勞軍以

安十王王從之疾甚因馳入成皐

楚救齊十一

月漢韓信擊破之殺其將龍且虜齊王廣

田橫自立為齊王戰敗走信遂定齊地楚

龍且將兵二萬劫齊或曰漢兵遠關窮戰其鋒不可當

齊楚自居其地兵易敗散不如深壁令齊王使其信臣招

所亡城二城間王在楚來救必反漢漢兵客居其勢無所

得食可不戰而降也且曰吾知韓信為人易與耳寄食於

漂母無資身之策受辱於袴下無兼人之勇不足畏也且

救齊不戰而降之吾向功今戰而勝齊半可得也進與漢

軍夾濰水而陳信夜令人囊沙壅水上流旦渡擊且佯敗

還走且喜曰吾固知信怯也遂追之信使決壅囊水大至

且軍大半不得渡信急擊殺且追至城陽虜齊王

廣田橫遂自立為齊王灌嬰擊走之盡定齊地

漢立

張耳為趙王○漢王還櫟陽留四日復如

廣武○春二月漢立韓信為齊王徵其兵

擊楚

韓信使人言於漢王曰齊為詐多變反覆之國也

擊楚請為假王以鎮之漢王大怒罵曰吾困於此日暮

寧能禁信之自立邪張良陳平躍王足附耳語曰漢方不利

王悟復罵曰大丈夫定諸侯即為真王何以假為二月遣

良操印立信為齊王徵其兵擊楚項羽聞龍且死大懼使

武涉說信欲與連和三分天下信謝之曰臣事項王官不

過郎中位不過執戟言不聽畫不用故倍楚而歸漢漢王

授我上將軍印子我數萬眾解衣衣我推食食我言聽計

用故吾得至於此夫人深親信我我倍之不祥雖死不易

幸為信謝項王武涉已去蒯徹知天下權在信乃說之曰

天下初發難也憂在秦而已今楚漢分爭使天下之人

肝膽塗地暴骸中野不可勝數楚人乘利帝卷威震天下

然迫西山而不得進者三年矣漢王距鞏洛山山河一

數戰無尺寸之功此所謂智勇俱困者也今兩主之命懸

於足下莫若兩利而俱存之三分天下鼎足而居其勢莫

敢先動足下據彊齊從燕趙因民之望西向為百姓請命

則天下風走而響應矣蓋聞天與不取反受其咎時至不

行反受其殃願足下熟慮之信曰漢王遇我甚厚吾豈可

以鄉利而倍義乎徹曰始張耳陳餘相與為刎頸之交及

爭張翼陳澤之事日遂殺餘泚水之南頭足異處今足下

交於漢王必不能固於二君之相與也而事多大於張翼

陳澤者故臣竊以為足下必漢王之不危已亦誤矣野獸

已盡而猶狗烹願足下深慮之且勇略震主者身危功蓋

天下者不賞今足下戴震主之威懷不賞之功欲持是安

歸乎信謝曰先生休矣吾方念之數日徹復說曰夫聽者

事之候也言者事之機也聽過計失而能久安者鮮矣故

智者決之斷也疑者事之害也審毫釐之小計遺天下之

大數智識知之決弗敢行者白事之禍也夫功者難成而

易敗時者難得而易失時乎時來再來信猶豫不忍倍漢

淮南王八月漢初為筭賦

五年十五以上至

百二十一為一筭

北貉燕人致梟騎助漢

漢

王令軍士死者吏為棺斂送其家

周昌為御史大夫楚與漢約中分天下

九月歸太公呂后於漢解而東歸

項羽自知

韓信又進兵擊之漢遣侯公說羽請太公羽乃與漢約中
分天下鴻溝以西為漢以東為楚九月歸太公呂后解而
東歸漢王欲西歸張良陳平曰漢有天下太半楚兵飢疲
今釋弗擊此養虎自遺患也王從之程子曰張良才識高
遠有儒者氣象而亦以此
說漢王則其不義甚矣

資治通鑑綱目第二



